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金屋夢
第五十九回 玳員外建塔開金藏 空大師奉母上蓮台

詩曰： 三十二相遍圓通，五百由旬過化城。
一粒粟中藏世界，大千海裡載光明；
黃金滿地隨時現，白玉為台踏步行。
嚼破虛空還色相，不知無滅亦無生。

卻說月娘了空，辭別雪潤禪師，母子、玳安、小玉和老師姑出海，同這一起東京進香女眷，到了淮上分別。因去辭別玉樓。玉樓也要回山東，聞知山東路上大亂，盜賊太多，婦人不敢獨行，又搭了一個河南客船，從徐州起岸，上汴梁才回清河縣。那時金朝與南宋講和，因此南北通行，無人盤問。玉樓把淮安宅地典賣，葬了公公丈夫，痛哭一場，別了老師姑，和月娘上山東。路上不消化齋，走了半月，到的汴京。正是金主亮登極，黏沒喝、兀術太子久已死了，燕京大亂，金主亮大殺宗室，中外離心，大臣反叛。金主醜淫異常，要來汴京修造行宮，不日南侵。淮上造船千隻，東昌臨清一帶河路，亂成一塊。這月娘不敢回鄉，只得同玉樓賃個小房，在東京住下。

在那汴河西沿，燒的大覺寺旁邊靠西一帶空園幾間，大瓦房都燒了一半。除有幾個窮兵住著外，門上寫一帖，是「內有閒房賃住，不爭房價。」玳安了空看了道：「如今大娘出家，和三娘小玉住在一個屋裡，你我是一僧一道，路上行走還怕人盤問。這個京城，如何好一處個住？不如尋個閒房，咱兩人安身。白日在外化齋。夜間同宿這個破房子，寫著不爭房價，一月給他三四百錢，住不上兩個月，回清河去了。」了空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問了問住房的，道「是幾間官房子，沒有正主，閒了二三年，不拘多少，你們出家人不分貴賤。只是一件，房子破了，裡邊磚石門窗還多，不可作賤。又是些古怪，夜裡丟磚弄瓦的，不甚安靜。你但不驚恐，盡你住幾年，房錢不消論。」玳安道：「且講一月三百銅錢罷。」眾兵道：「隨便罷，不消講。」說畢玳安、了空去稟知月娘：「俺在西河沿賃幾間破房住下，各人取便。來往看問，倒也不遠。」月娘點了點頭道：「隨你們便罷。」說著各人去了。玳安買了一把鎖，將他和了空的破衲襟、扁拐、蒲團一套兒行腳衣裝，鎖在一間破樓底下。日日了空往城裡化齋，玳安在巷口打坐。時常照管月娘屋裡薪水。玉樓的家資漸漸的消乏，月娘的手飾久已賣盡了，只一個了空在外化齋，那得養五六口人。月娘、玉樓也常使小玉在街上攬些女工，多少換錢餬口。

卻說玳安一日在破樓下睡著，夢見西門慶進門來，披頭散髮，手拿一個金磚，送與玳安道：「我東牆有四窖金磚，留下等你和孝哥來，你只在古井旁青石下看有火起處找去。」玳安醒了，聽聽正打四更，叫了空幾聲，全不答應。原來了空做夢到了清河縣毗盧庵，築起一座七層寶塔來，都是黃金安上，舍利放出佛光，把山門都罩了。忽然驚覺，玳安叫他說他的夢。了空也說他的夢。兩夢相合，不知主何事。玳安起來撒尿，只見東牆下起來一塊火，其色非紅非青，半黃半綠，燒著牆腳往地下去了。玳安道：「此事甚奇，正應夢中言語。」叫起了空來，照著火起處細找，原來一塊石板壓著，井口塌了半邊，玳安使扁拐一試，全然無水，離地有八尺多深，一層層石磴下去，內堆滿金磚元寶，不計其數。但見：

井通四面，右壓三層。金磚上黑漆光明，元寶上印文鑄就。不數鄧通之金穴，何用倚頓之銅山。有財無命，原從奸巧積將來；易散難消，偏向好人揮不去。大福財神星助旺，守財虜孽帳隨身。莫將■鳴關豪華，好向給孤修佛地。

玳安取出一錠金磚來，俱是黑漆裏就。退出金色，每錠元寶有兩行大字，是「沈越家財，天賜忠義」八個大字，刻在上邊。計四井相通，每井有一丈餘深，不止百萬。了空說：「此乃無故之金，不可輕放。」留下一錠，依舊用石板埋了，在亂磚破牆之下，多年古井，誰人來理。

到了次夜，玳安又夢西門慶來說：「此乃我家舊物，留此等你多時，取了回去做些佛事。超度我出世，天與你的，如何辭得？」醒來時玳安和了空說知，這些金銀，如何取得去，多少取些回家，替爹娘做些善事，也見他的靈應。但此金磚，如何取去？如遇著公人盤詰，惹出禍來。次日悄悄報與月娘得知。唬得個月娘面如土色道：「玳安，你不記得當初來安，因金子險把我母子喪命。快快回去，今日大家修行，受了南海菩薩的戒律，還起貪心！」把玳安喝回去了。也是天理人情，報應不爽。玳安將金磚藏在搭膊內，出的門來，見了一個人騎著白馬，兵官打扮，走來看來玳安道：「你不是西門慶老爺家玳安，如何在這裡？」抬頭一看，但見這人：

稀稀幾路白髮，淡淡一方老臉。窄袖箭衣，久在金營稱幕客；皂靴纓帽，還存師相舊家風。有緣歧路遇相知，無限離情悲故舊。

你道此人是誰？原來是翟雲峰。一向東京，投在金室家營裡，做個書辦官。今年已六十歲了，還認的玳安是西門慶家人。馬上問道：「你如何做了道士，也不到我家看看？快隨我來。」玳安正帶著金子，沒法擺佈，見了翟大爺，是通家恩人，如何不喜？說道：「小的忘了大爺的宅子，正找不見，隨大爺家去磕頭罷。」跟在馬後，不一時到雲峰門首下了馬。玳安隨進去，磕了四個頭，站在一邊，雲峰便問：「你奶奶好麼？幾時找見你家哥哥？如今在那裡？」玳安把月娘從東京去，上了淮安，不得回鄉，孝哥做了和尚，月娘已出了家，今年在南海才得母子相逢，如今在這西河邊暫住。小的因家主不見，也找了十年，才遇在一處。雲峰聽說歎道：「這等一家財主，不料人亡家破，子母分離，到了這等流落處。如今也少有你這樣人。」叫人快安排酒飯給玳安吃。玳安道：「小的也吃了長齋，久不吃酒了。倒有一件事和大爺商議，不可使外人聽。」雲峰忙把手下家奴趕開，兩人在廳上悄悄言語。好個玳安，他不肯說這金子的原因，只道「這幾年家產淨盡，片瓦不存，只有當初主人藏下的一個金磚，如今要賣了回清河縣去，贖出賣的宅產來，給孝哥度日。正然沒處去賣，遇著大爺，就是當初主人一樣。把金子賣了，打發他母子還鄉也是大爺和家主相好一場，足見死生不變其心。」說畢，向搭膊底下取出一定金磚，雖然漆過，兩旁金色光發，十分好看。雲峰將金磚接來道：「可見是大家在外，流落十年，還有此物。好月娘，怎麼收得這樣緊密！」取天平一兌，足有四十八兩。雲峰道：「這樣亂世，也不便去賣，我兌四百兩銀子與你罷。」玳安道：「大爺吩咐，有什麼多少，這還多賣了大爺的。」即時叫玳安吃了飯，忙叫家下去接西門大娘去。

翟雲峰夫人又是個好人。從那年別了月娘，至今十載，聽得月娘到京，恨不得一時相見。問了玳安，知有玉樓都在一搭，連忙抬了三頂轎子，使丫鬟蓮香，領著到了寓所。月娘、玉樓、小玉一齊請將來家，又使管家請將孝哥來。蜜食素菜，裡外擺了兩三桌吃了。三日不放，月娘急要辭回，雲峰道：「如今有臨清解米的回船，起一路官批，既是我的親眷，再不消費事，送你去罷。」不二日，兌出四百兩銀子。月娘還不肯受，爭奈一路盤費了玉樓許多銀子，回家又沒路費，玳安勸著，只得收了。

次日登舟，一家人口上船，不消半月，到了清河縣，在毗盧庵住下。雪潤禪師早已先在庵上，修得山門大殿，禪堂配殿，一進五六層，內外有五六百僧眾。掛了接眾的磬板，似大叢林裡規矩。月娘暫在後方丈獨宿一宵。早有王姑子知道，請在王杏庵家新舍的尼庵暫住。明日玳安到城裡，舊宅子一看，倒的只落得一座高房前樓，和花園翡翠軒，俱折成一片平地。也沒牆垣，做了個大路，往來人屙尿的去處。問了旁人，已換了三個主子。張監生、尚舉人死了，賣與劉學官公子劉進士。招人住著，通沒修理。玳安走到劉進士家，正遇在家，進去見了，說主母相公一向在外，回來要贖這舊宅居住。劉進士父子乃天理人家，又係舊交，即查原契，是三百五十金。情願許贖，就少些也不妨，日後補完。玳安謝了回來稟知月娘，將前日雲峰的銀子取出來，一天平兌了三百兩，待搬過去再完。原來玳安心裡記得，當初乞兒討飯，西門慶托夢一項銀子，久埋在高房下，取出來可以完事。劉進士收了銀子，玳安請月娘玉樓過獅子街舊宅來，月娘不肯，道：「等收拾完了過去不遲。」使小玉、玳安先上宅子裡，支鍋盤炕去訖。到了

半夜玳安叫小玉起來點燈：「我這門坎下有一窖銀子，是我當初埋下的。」小玉不信道：「天生扯慌的精，有銀子你還等到今日哩，不知幾時拿去另尋老婆了！」玳安道：「你跟我來，小玉手提著燈，把前後門關了。玳安才使鐵釘一剗，取起大方磚來，那有當初埋的銀子，只叫得苦，想是被人掘去了。取將鐵鍬來用力一鏟，只聽「撲通」一聲，是一個大井口。把玳安吊下去有三尺深，都是金磚元寶，一層層排滿，取出一錠來，八個大字，即是汴梁所埋之物。夫婦二人才向天地拜謝，說天賜財神，情願舍了修塔建寺，依舊掩埋了不提。

到了次日，叫將土工來，把花園翡翠軒一帶分為兩院，做一觀音庵。另造起檀香樓來，請月娘玉樓過來住。賁四家兩口聞得月娘回來，買禮來看，隔了十年都老了，時常做伴。問道：「老馮死了。」月娘別招了二個貧婆，做飯服侍。玳安取了幾白監布來，換了月娘玉樓的衣服。自己買個驢兒，也換了一件公道袍，常到毗盧庵，看了空聽些佛法。叫將賁四來，把獅子街舊典當舖開起，油漆得一時嶄新。一縣親友聞得西門官人母子回家，又贖回宅產，修理一新，不知家裡還有多少銀子。才取出來，就有李智、黃四等一班兒來行賀。引誘玳安做些生意，玳安俱辭了去。卻上東京，謝了翟雲峰一分大禮。雲峰說：「你家沒有主子，寡婦孤兒，又都出了家，這亂世如何支得住，還該做個小小前程，撐持門面。」因此叫他納了一百二十兩銀子，在東京錦衣衛裡做個旗牌官，還頂著西門大官人的缺，只不管事。因為玳安隨了姓，滿縣人敬他忠義，又有家事，都為小西門大官人。從此度起日月，富倍於前。又修起西門慶的墳墓，那日和月娘、玉樓、孝哥、王姑子、小玉隨著一同上墳。回到毗盧庵，參雪澗長老，月娘說：「起當初曾舍一百八顆明珠在這裡，薛姑子死了，寺上兩遭遇火，不知落在誰手裡。」雪澗禪師大笑道：「珠子倒也有，可惜連我一件衲衣偷去了。」了空看著雪澗又笑道：「有了珠子，就有了衣；有了衣，也就有了珠子。只在眼前，不消尋覓。」說畢話，取出一件破衲襪來道：「可是老師父的衣麼？」雪澗長老道：「正是了。」接過來用手一捏，那縫的襪布兒依舊完全，上面卻添了一個金針。長老拔起金針，抽出一個黃袋來，一百八顆明珠溜亮光圓，遞與月娘，低頭一看，正是自家故物。詩曰：

珠從岡象於何求，不是明人莫暗投。

赤水歸來還獨照，牟尼頂上起重樓。

又

趙州八十猶行腳，須信心頭未了然。

及至得珠無一事，始知虛費草鞋錢。

月娘看珠已畢，忙把金針取看。不似人間銅鐵，只見金光明亮，照得一殿都是佛影。了空細說：「是南海婆婆送我縫衣的，」才是菩薩的顯應。將這針和珠依舊送與長老，叫了空收在身邊。月娘想了想道：「我有個願力，了空你可承此孝心，日後化出錢糧來，寺後修一座七層寶塔，安放金針珠子供養，為舍利之塔。可惜我們年老，不能成此願力，將此功德留與你做罷。」長老向月娘道：「佛法願力，不是輕口許的。凡有願力，一世不完，來世苦修，才得圓滿的。七層寶塔，乃數萬金銀的佈施，清河縣一個小地方，如何滿得這願？」一言未畢，只見小西門員外玳安，向長老月娘跪下說：「此塔不難，我替母親哥哥完結此願罷。」長老驚道：「你一人如何有這等福量？」玳安因把天賜黃金的事說了一遍。月娘才知向來贖產興家，另立門戶，原來天報忠義之僕一段因果。

玳安回來，把寶藏取出，一面興工，在毗盧寺後築起七層高塔，層層是佛，安放金針明珠在上。塔成之日，金光夜現。遠近善信男女，上千萬的人隨喜，俱道玳安忠義，了空行孝，所以天賜黃金，完成佛事。那日做了七晝夜道場將畢，忽然來了一支人馬，前後紅旗黃傘，坐一個年少將官，只有二十多歲，卻生得齊整。來到奪前下馬，便問道：「可是清河縣毗盧庵，了空長老的禪林麼？」了空慌忙迎出去，一見了空，將偏衫袖子扯住道：「師兄你好快活，撇得我在苦海就不慈悲我了！」月娘、小玉、王姑子都躲避在後齋堂去了。只落得雪澗、玳安都出來迎接道：「這小將軍是誰？」

鴛鴦帳裡談經伴，龍虎巢中羅刹娘。

柳色日拋珠勒馬，梨花新棄綠沉槍。

摩登不破阿難戒，天女來登彌勒床。

阿閃國中還覓婿，蜜成蜂老又尋香。

原來是淮西大寇李全寨中，黎花槍楊夫人女兒錦屏小姐。原招了空為婿，兩人講經說法，不肯破戒，許下結伴修行。因李全亡後，楊夫人投在大金麾下，做個上官夫人，領他的兵馬，鎮守淮西。如今夫人又死了，小姐將後事付與營將，卻來找尋了空，今日才得相見。了空迎上殿來，只見這小將軍行了五體投地三參的禮，卻與了空平拜了，才和雪澗長老問訊。卸了戎裝，卻是幅巾道袍，外掛一患數珠，一雙小小方頭禪履。雪澗長老甚是納悶。了空請進方丈，請出月娘一行人來相見。細說前因，才知月娘是婆婆。這小將軍是乾媳婦兒。錦屏又拜了兩拜，月娘大家坐在一團，擺上齋來吃了。

只見錦屏小姐喚家將捧出一盤金銀來，約有千兩，送與了空，助寺上功課。自己卻將發分開，跪在佛前，求月娘剃髮。長老大喜，原是有了法名，是了緣、與了空敘兄弟的。自己做就一套禪衣僧帽，即時一個新比丘尼。滿口經典，久已爛熟菩薩戒。先拜佛像，後拜長老、月娘。即時發遣營將人馬，回淮上去了。從此在觀音堂與月娘作伴，晨昏焚誦。過了數年，玉樓不在了，葬在茱邊。月娘享年八十九歲，一日喚將了空來，念了四句偈語，無病坐化。化之日滿天瑞色，一屋香雲，冉冉向空而去。

偈曰：

八十九年夢，天空月又來。

不圓也不缺，夜夜照蓮雪。

了空自與玳安整頓後事。謹遵遺言，不許回塋合葬，火化了安龕在新塔下，做了七晝夜道場。那時雪澗長老辭回泰山去了。了空在寺裡持住十年，辭了玳安，也朝落伽，住在普陀岩紫竹庵裡，不回山東了。日後坐化成佛，錦屏卻在觀音堂住十年，也回東海得道。毗盧庵做了高僧卓錫談經。俱是小西門玳安管理。後來生子二人，世享富厚，夫婦偕老，八十而終。這是天報忠義，一家正直處。正是有波皆淨土，無地不蓮花。